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李自成》第一百五十九章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10

[作者] 姚雪垠

[单位]

[摘要] 连日来崇祯皇帝食不下咽，夜不成寐，不但眼眶深陷，脸色灰暗，而且头昏目眩，身体难以支撑。但是亡国就在眼前，他不能倒下去对国运撒手不管，也不能到养德斋的御榻上痛睡一阵。他本来打算在乾清门亲手挥剑斩杜勋，临时来了精神，带着一腔怒火，顿然间忘记疲惫，大踏步走出乾清宫，从丹墀上下了台阶，走到乾清门，稳稳地在龙椅上坐定。乾清宫的宫女们和太监们重新看见了往日的年轻皇上。

[关键词] 《李自成》;明朝;小说;姚雪垠

连日来崇祯皇帝食不下咽，夜不成寐，不但眼眶深陷，脸色灰暗，而且头昏目眩，身体难以支撑。但是亡国就在眼前，他不能倒下去对国运撒手不管，也不能到养德斋的御榻上痛睡一阵。他本来打算在乾清门亲手挥剑斩杜勋，临时来了精神，带着一腔怒火，顿然间忘记疲惫，大踏步走出乾清宫，从丹墀上下了台阶，走到乾清门，稳稳地在龙椅上坐定。乾清宫的宫女们和太监们重新看见了往日的年轻皇上。但是杜勋走后，崇祯鼓起的精神塌下去了，连午膳也吃不下，回到乾清宫的东暖阁，在龙椅上颓然坐下，恨恨地长叹一声，喃喃自语：“连豢养的家奴也竟然胆敢如此……”他十分后悔刚才没有在乾清门将杜勋处死，以为背主投敌者戒。生了一阵闷气，他感到身体不能支撑，便回到养德斋，由宫女们服侍他躺到御榻上，勉强闭着眼睛休息。当养德斋中只剩下魏清慧一个宫女时，他睁开眼睛，轻轻吩咐：“要是今日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能够来到北京城外，你立刻将朕唤醒。”魏清慧虽然明白吴三桂断不会来，但是她忍着哽咽答应了“遵旨”二字。崇祯又嘱咐说：“朕命王承恩传谕诸皇亲勋臣们在朝阳门会商应变之策，如今该会商毕了。王承恩如回宫来，立刻奏朕知道。还有，朕命吴祥带人去城上捉拿杜勋，一旦吴祥回来，你也立刻启奏！”“皇爷，既然刚才不杀杜勋，已经放他出城，为甚又要将他捉拿回来？皇上万乘之尊，何必为杜勋这样的无耻小人生气？”崇祯恨恨地说：“哼，朕一日乾纲不坠，国有典刑，祖宗也有家法！”魏清慧不敢再说话，低下头去，轻手轻脚地退到外间，坐在椅子上守候着皇上动静地不许有人在近处说话惊驾。过了片刻，听见御榻上没有声音，料想皇上实在困倦，已经入睡，她在肚里叹息一声，揩去了眼角的泪水。崇祯一人睡就被噩梦缠绕，后来他梦见自己是跪在奉先殿太祖高皇帝的神主前伤心痛哭。太祖爷“显圣”了。宫中藏有太祖高皇帝的两种画像：一种是脸孔胖胖的，神态和平而有福泽；另一种是一个丑像，脸孔较长，下巴突出，是个猪像，同一般人很不一样。崇祯自幼听说那一轴类似猪脸的画像是按照洪武本人画的。现在向他“显圣”的就是这位长着一副猪脸的、神态威严的老年皇帝。他十分害怕，浑身打颤，伏地叩头，哭着说：“孙儿不肖，无福无德，不足以承继江山。流贼眼看就要破城，宗社不保，国亡族灭。孙儿无面目见太祖皇爷在天之灵，已决定身殉社稷，以谢祖宗，以谢天下。”洪武爷高坐在皇帝宝座上，长叹一声，呼唤着他的名字说道：“由检，你以身殉国有什么用？你应该逃出去，逃出去恢复你的祖宗江山。你还年轻，不应该白白地死在宫中！”崇祯哭着问道：“请太祖皇爷明示，不肖孙儿如何能逃出北京？”洪武爷沉吟说：“你总得想办法逃出北京，逃不走再自尽殉国。”“如何逃得出去？”崇祯俯地片刻，高皇帝没有回答。他大胆地抬起头来，但见高高的宝座上烟雾氤氲，“显圣”的容貌渐渐模糊，最后只剩下灰色的、不住浮动的一团烟雾，从烟雾中传出来一声叹息。崇祯忍不住放声痛哭。魏清慧站在御榻旁边，连声呼唤：“皇爷！皇爷！……”崇祯醒来，但还没有全醒，不清楚是自己哭醒，还是被人唤醒。他茫然睁开眼睛，看见魏宫人站在榻边，不觉脱口而出：“朕梦见了太祖高皇帝！……”魏宫人又叫道：“皇爷，大事不好，你赶快醒醒！”崇祯猛然睁大眼睛，惊慌地问：“什么事？什么大事？……快奏！”魏宫人声音打颤地说：“吴祥从平则门回来，他看见逆贼已经破了外城。外城城门大开，有几千步兵和骑兵从彰义门和西便门整队进城！”崇祯登时面如土色，浑身战栗，从榻上忽地坐起，但是两脚从榻上落到朱漆脚踏板上，却穿不上靴子。魏宫人赶快跪下去，服侍他将绣着云龙的黄缎靴子穿好。崇祯问道：“吴祥在哪里？在哪里？”魏宫人浑身打颤说道：“因为宫中规矩，任何人不准进入养德斋中奏事，所以吴祥此刻在乾清宫中恭候圣驾。”崇祯又惊慌地问：“你听他说贼兵已经进了外城？”魏宫人强作镇静地回答说：“内城的防守很坚固，请皇爷不必害怕……”“快照实

向朕禀奏，吴祥到底怎么说？快！”“吴祥刚才慌慌张张回到宫中，要奴婢叫醒皇爷。因奴婢说皇爷十分困乏，刚刚朦胧不久，他才告诉奴婢逆贼已经从彰义门和西便门进了外城，大事不好，必须马上禀奏皇上。”崇祯全听明白了，浑身更加打颤，腿也发软。他要立刻到乾清宫去亲自询问吴祥。当他下脚踏板时，两脚无力，踉跄几步，趁势跌坐在龙椅上。他不愿在乾清宫太监们的眼中显得惊慌失措，向魏宫人吩咐：“传吴祥来这儿奏事！”魏宫人感到诧异，怕自己没有听清，小声问道：“叫吴祥来养德斋中奏事？”崇祯从迷乱中忽然醒悟，改口说：“叫他在乾清宫等候，朕马上去听他面奏！”这时，两个十几岁的宫女进来。一个宫女用金盆端来了洗脸的温水，跪在皇上面前，水中放着一条松江府①进贡的用白棉线织的面巾，在面巾的一端用黄线和红线绣成了小小的二龙戏珠图；另一宫女也跪在地上，捧着一个银盘，上边放着一条干的白棉面巾，以备皇上洗面后用干巾擦手。但是崇祯不再按照平日的习惯在午觉醒来后用温水净面，却用粗话骂道：“滚开！”随即绕过跪在面前的两个宫女，匆忙地走出养德斋，向乾清宫正殿的前边走去。魏宫人看见他一步高一歩低，赶快去挟住左边胳膊，小声说道：①松江府一一栽种棉花和纺织棉布的技术，大概在隋唐时传入我国的西域地方，中晚唐时候，广西地方出现了棉布，但是向内地发展不快。元代又由海道传来松江人黄道婆植棉和纺织棉布的技术，黄道婆对此作出巨大贡献。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松江的棉布行销全国。“皇爷，您要冷静，内城防守很牢固，足可以支持数日，等到吴三桂的勤王兵马来。”崇祯没有听清楚魏清慧的话，实际上他现在对于任何空洞的安慰话都没有兴趣听，而心中最关心的是能否逃出北京，倘若逃不出应该如何身殉社稷，以及对宫眷们如何处置。已经走近乾清宫前边时，他不愿使太监们看见他的害怕和软弱，用力将左臂一晃，摆脱了魏宫人挽扶着他的手，踏着有力的步子向前走去。他坐在乾清宫的东暖阁，听吴祥禀奏。原来当吴祥奉旨到平则门__上捉拿杜勋时，杜勋已经缒出了城，在一群人的簇拥中，骑着马，快走到钓鱼台了。他正在城楼中同王德化谈话，忽然有守城的太监奔人，禀告王德化，大批贼兵进彰义门了，随后也从西便门进入外城了……崇祯截住问道：“城门是怎么开的？”“听说是守城的内臣和军民自己打开的。可恨成群的老百姓忘记了我朝三百年天覆地载之恩，拥拥挤挤站在城门里迎接贼兵，有人还放了鞭炮。”崇祯突然大哭：“天哪！我的二祖列宗！……”吴祥升为乾清宫掌事太监已有数年，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年年盼望着国运好转；不料竟然落到亡国地步，所以崇祯一哭，他也跪在地上放声痛哭。魏清慧和几个宫女，还有几个太监，都站在东暖阁的窗外，听见皇上和吴祥痛哭，知道外城已破，大难临头，有的痛哭，有的抽咽，有的虽不敢哭出声来，却鼻孔发酸，热泪奔流。吴祥哭了片刻，抬头劝道：“事已如此，请皇爷速想别法！”崇祯哭着问：“王德化和曹化淳现在何处？”吴祥知道王德化和曹化淳都已变心，而守彰义门的内臣头儿正是曹化淳的门下，但是他不敢说出实话，只好回答说：“他们都在城上，督率众内臣和军民固守内城，不敢松懈。可是守城军民已无固志，内城破在眼前，请皇爷快想办法，不能指望王德化和曹化淳了。”崇祯沉默片刻，又一次想起来太祖皇爷在他“显圣”时嘱咐的一句话：“你得想办法逃出北京。”可是他想不出好办法，向自己问道：“难道等待着城破被杀，亡了祖宗江山？”他忽然决定召集文武百官进宫来商议帮助他逃出北京之计，于是他对吴祥说道：“你去传旨，午门上紧急鸣钟！”崇祯曾经略习武艺，在煤山与寿皇殿①之间的空院中两次亲自主持过内操，所以他在死亡临头时却不甘死在宫中。此时他的心情迷乱，已经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竟然异想大开，要率一部分习过武艺的年轻内臣，再挑选几百名皇亲的年轻家丁，在今夜三更时候，突然开齐化门冲出，且战且逃，向山海关方向奔去，然后奔往南京。北京的内城尚未失去，他决定留下太子坐镇。文武百官除少数年轻有为的可以扈驾，随他逃往吴三桂军中之外，其余的都留下辅佐太子。皇后和妃嫔们能够带走就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只好留在宫中，遵旨自尽。这决定使他感到伤心和可怕，可是事到如今，不走这条路，又有什么办法？想到这里，他又一次忍不住放声痛哭。①寿皇殿一一明代寿皇殿旧址在景山东北，清乾隆朝移建今址，正对景山中峰，寿皇殿为永寿殿（清改名永恩殿）再东为观德殿。从午门的城头上传来了紧急钟声。他认为，文武百官听见钟声会陆续赶来宫中，他将向惊慌失措的群臣宣布“亲征”①的决定，还要宣布一通“亲征”手诏。于是他停止痛哭，坐在御案前边，在不断传来的钟声中草拟诏书。他一边拟稿，一边呜咽，不住流泪，将诏书稿子拟了撕毁，撕毁重拟，尽管他平素在文笔上较有修养，但今天的诏书在措词上十分困难。事实是他的亡国已在眼前，仓皇出逃，生死难料，但是他要将措词写得冠冕堂皇，不但不能有损于皇帝身份，而且倘若逃不出去，这诏书传到后世也不能成为他的声名之过，所以他几次易稿，总难满意。到钟声停止很久，崇祯才将诏书的稿子拟好。①亲征一一崇祯因为是皇帝，在他的思想中没有“逃跑”二字，用“亲征”一词代替“逃跑”。崇祯刚刚抛下朱笔，王承恩进来了。他现在是皇帝身边惟一的心腹内臣。崇祯早就盼望他赶快进宫，现在听见帘子响动，回头看见是他进来，立即问道：“王承恩，贼兵已经进了外城，你可知道？”王承恩跪下说：“启奏皇上，奴婢听说流贼已进外城，就赶快离开齐化门，先到正阳门，又到宣武门，观看外城情况……”“快快照实禀奏，逆贼进外城后什么情况？”“奴婢看见，流贼步骑兵整队入城，分住各处，另有小队骑兵在正阳门外的大街小巷，传下渠贼①刘宗敏的严令，不许兵将骚扰百姓，命百姓各安生业。奴婢还看见外城中满是贼兵，大概外城七门②全开了。皇爷，既然外城已失，人无固

门、东便门、西便门。“朝阳门会议如何？”“启禀皇爷，奴婢差内臣分头传皇上口谕，召集皇亲勋臣齐集朝阳门城楼议事。大家害怕为守城捐助饷银，都不肯奉旨前来，来到朝阳门楼的只有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人来不齐，会议开不成，他们两位皇亲哭着回府。”崇祯恨恨地说：“皇亲勋臣们平日受国深恩，与国家同命相连，休戚与共，今日竟然如此，实在可恨！”“皇上，不要再指望皇亲勋臣，要赶快另拿主意，不可迟误！”“刚才午门上已经鸣钟，朕等着文武百官进宫，君臣们共同商议。”“午门上虽然鸣钟，然而事已至此，群臣们不会来的。”“朕要亲征，你看看朕刚才拟好的这通诏书！”王承恩听见皇上说出了“亲征”二字，心中吃了一惊，赶快从皇上手中接过来诏书稿子，看了一遍，但见皇上在两张黄色笺纸上用朱笔写道：朕以藐躬，上承祖宗之丕业，下临亿兆于万方，十有七载于兹。政不加修，祸乱日至。抑圣人在下位欤？至于天怒，积怨民心，赤子沦为盗贼，良田化为榛莽；陵寝震惊，亲王屠戮。国家之祸，莫大于此。今且围困京师，突入外城。宗社陆危，间不容发。不有挾伐，何申国威！朕将亲率六师出讨，留东官监国，国家重务，悉以付之。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悉诣军前听用，以歼丑类。分茅胙土之赏，决不食言！当王承恩阅读诏书时候，崇祯焦急地从龙椅上突然站起，在暖阁中走来走去。片刻后向王承恩问道：“你看完了？‘亲征’之计可行么？”王承恩颤声说道：“陛下是千古英主，早应离京‘亲征’，可惜如今已经晚了！”“晚了？！”“是的，请恕奴婢死罪，已经晚了！……”崇祯面如土色，又一次浑身颤栗，瞪目望着王承恩停了片刻，忽然问道：“难道你要朕坐守宫中，徒死于逆贼之手？”王承恩接着说道：“倘若在三四天前，敌人尚在居庸关外，陛下决意行此出京‘亲征’之计，定可成功。眼下逆贼二十万大军将北京围得水泄不通，外城已破，只有飞鸟可以出城。陛下纵然是千古英主，无兵无将，如何能够出城‘亲征’？事到如今，奴婢只好直言，请恕奴婢死罪！”听了王承恩的话，崇祯的头脑开始清醒，同时也失去了一股奇妙的求生力量，浑身蓦然瘫软，颓然跌坐在龙椅上，说不出一句话来。在这刚刚恢复了理智的片刻中，他不但想着王承恩的话很有道理，同时重新想起今日午后太祖高皇帝在他的梦中“显圣”的事。太祖皇爷虽然嘱咐他应该逃出北京，可是当他向太祖爷询问如何逃出，连问两次，太祖爷颇有威容，都未回答。他第三次哭着询问时，太祖爷的影像在他的面前消失了，连同那高高的宝座也化成了一团烟雾，但听见从他的头上前方，从一团线绕飘忽的烟雾中传出来一声深沉的叹息……王承恩悲伤地说道：“皇爷，以奴婢估计，内城是守不住了。”崇祯点点头，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命王承恩将刚才放回御案上的诏书稿子递给他。他把稿子撕得粉碎，投到地上，用平静的声调说道：“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决不再作他想，但恨群臣中无人从死耳！”王承恩哽咽说：“奴婢愿意在地下服侍皇爷！”崇祯定睛注视王承恩的饱含热泪的眼睛，点点头，禁不住伤心呜咽。崇祯断定今夜或明日早晨，“贼兵”必破内城。他为要应付亡国巨变，所以晚膳虽然用得匆忙，却尽量吃饱，也命王承恩等大小内臣们各自饱餐一顿。他已明白只有自尽一条路走，决定了当敌兵进入内城时“以身殉国”。但是在用过晚膳以后，他坐在乾清宫的暖阁休息，忽然一股求生之欲又一次出现心头。他口谕王承恩，火速点齐三百名经过内操训练的太监来承天门外伺候。王承恩猛然一惊，明白皇上的逃走之心未死。然而一出城必被“逆贼”活捉，受尽侮辱而死，绝无生路，不如在宫中自尽。他立刻在崇祯脚前跪下，哽咽说道：“皇爷，如今飞走路绝，断不能走出城门。与其以肉喂虎，不如死在宫中！”崇祯此时已经精神崩溃，不能够冷静地思考问题。听了王承恩的谏阻，他觉得也有道理，三百名习过武艺的内臣护驾出城，实在太少了。然而他要拼死逃走的心思并未消失，对王承恩说道：“你速去点齐三百名内臣，一律骑马，刀剑弓箭齐备，到承天门等候，不可误事。去吧！”他转身走到御案旁边，来不及在龙椅上坐下，弯身提起朱笔，字体潦草地在一张黄纸上写出来一道手诏：谕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速带家丁前来护驾。此谕！写毕，命乾清宫掌事太监吴祥立即差一名长随，火速骑马将手诏送往新乐侯府，随即他颓然坐下，恨恨地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朕志决矣！”恰在这时，魏清慧前来给皇帝送茶。像送茶这样的事，本来不必她亲自前来，但是为要时刻知道皇上的动静，她决定亲自送茶。差不多一个时辰了，她没有离开过乾清宫的外间和窗外附近。刚才听见皇上命王承恩连点齐三百内臣护驾，准备逃出北京。虽然王承恩跪下谏阻，但皇上并未回心转意。她明白皇上的心思已乱，故有此糊涂决定，一出城门必被流贼活捉，或者顷刻被杀。皇上秉性脾气她最清楚，一旦坚执己见，就会一头碰到南墙上，无人能劝他回头。她赶快奔往乾清宫的后角门，打算去坤宁宫启奏皇后，请皇后来劝阻皇爷。但是在后角门停了一下，忽觉不妥。她想，如果此刻就启奏皇后，必会使皇后和宫眷们认为国家已亡，后宫局面大乱，合宫痛哭，纷纷自尽。于是她稍微冷静下来，决定托故为皇上送茶，再到皇上面前一趟，见机行事。当魏清慧端着茶盘进入暖阁时，听了崇祯那一句“朕志决矣！”的自言自语，猛一震惊，茶盘一晃，盖碗中的热茶几乎溅出。她小心地将茶碗放在御案上，躬身说道：“皇爷，请吃茶！”她原希望崇祯会看她一眼，或者对她说一句什么话，她好猜测出皇上此刻的一点心思。但是皇上既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她一眼，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进来。她偷看皇上一眼，见皇上双眉深锁，眼睛呆呆地望着烛光，分明心中很乱。她不敢在皇上的身边停留，蹑手蹑脚地退出暖阁，退出正殿，在东暖阁的窗外边站立，继续偷听窗内动静。这时她已经知道有一个长随太监骑马去传旨召新乐侯刘文炳和驸马都

尉巩永团即刻进宫。她明白，他们都是皇上的至亲，最受皇上宠信，只是限于祖宗家法，为杜绝前代外戚干政之弊，没有让他们在朝中担任官职，但是他们的地位，他们在皇上心中的分量，与王承恩完全不同。她不知道皇上叫这两位皇亲进宫来为了何事，但是在心中默默地说：“苍天！千万叫他们劝皇上拿定主意，不要出城！”崇祯此时还在考虑着如何打开城门，冲杀出去，或许可以成功。只要能逃出去，就不会亡国。但是他也想到，自己战死的可能十有八九，他必须另外想办法使太子能够不死，交亲信内臣保护，暂时藏在民间，以后逃出北京，辗转逃往南京，恢复大明江山。可是命谁来保护太子呢？他至今不知道王德化和曹化淳已经变心，在心慌意乱中，认为只有他们可以托此大事：一则他们深受皇恩，应该在此时感恩图报，二则他们在京城多年来倚仗皇家势力，树植党羽，盘根错节，要隐藏太子并不困难，尤其是曹化淳任东厂提督多年，在他的手下，三教九流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只要他的良心未泯，保护太子出京必有办法可想。想了一阵之后，他吩咐：“你速差内臣，去城上传旨，叫王德化和曹化淳火速进宫！”下了这道口谕以后，他走出乾清宫，在丹墀上徘徊很久，等候表兄刘文炳和妹夫巩永固带着家丁了前来。如今他对于死已经不再害怕，所以反觉得心中平静，只是他并不甘心自尽身亡。他在暗想着如何率领三百名经过内操训练的年轻内臣和刘、巩两皇亲府中的心腹家丁，突然冲出城门，或者杀开一条血路逃走，或者死于乱军之中。纵然死也要在青史上留下千古英烈皇帝之名，决非一般懦弱的亡国之君。当他这样想着时候，他的精神突然振奋，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对于以身殉国的事，只有无限痛心，不再有恐惧之感。他心中恨恨地说：“是诸臣误朕，致有今日，朕岂是亡国之君！”他停住脚步，仰观天色。天上仍有薄云，月色不明。他又一次想着这正是利于突围出走的夜色，出城的心意更为坚定。他又在丹墀上徘徊许久，猜想他等待的两位可以率家丁护驾的皇亲应该到了，于是他停止脚步，打算回寝宫准备一下，忽然看见王承恩从西侧走上丹墀，他马上问道：“三百名练过武艺的内臣到了么？”王承恩躬身回答：“回皇爷，三百名内臣已经点齐，都遵旨在承天门外列队恭候。”崇祯没说话，转身向乾清宫的东暖阁走去。当他跨进乾清宫正殿的门槛时，回头来对吴祥说道：“命人去将朕的御马牵来一匹！”吴祥问：“皇爷，今夜骑哪匹御马？”崇祯略一思忖，为求吉利，回答说：“今夜骑吉良乘①！”①吉良乘——崇祯有四匹心爱的御马，吉良乘是其中之一。他到暖阁中等候片刻，忽然吴祥亲自进来禀报：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团奉诏进宫，在乾清门恭候召见。崇祯轻声说：“叫他们进来吧！”在这亡国之祸已经来到眼前的时刻，崇祯原来希望午门上响过钟声之后，住得较近的文武臣工会赶快来到宫中，没料到现在竟然连一个人也没有来。他平时就在心中痛恨“诸臣误国”，此刻看见自己兢兢业业经营天下十七载，并无失德，到头来竟然如此孤独无助。一听吴祥禀报刘文炳和巩永固来到，他立刻叫他们进来，同时在心中说道：“朕如今只有这两个可靠的人了，他们必会率家丁保朕出城！”站立在乾清宫外边的宫女和太监们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他们都知道，皇上会不会冒死出城，就看这两位皇亲了。吴祥亲自在丹墀上高呼：“刘文炳、巩永固速速进殿！”刘文炳和巩永固是最受皇上宠爱的至亲，平日别的皇亲极少被皇上召见，倘若有机会见到皇上，都是提心吊胆，深怕因事获谴。在朝中独有他们两位，见到皇上的机会较多，在皇帝面前并不害怕。过去举行内操时，崇祯因为他二人年纪轻，习过骑射，往往命他们身带弓矢，戎装骑马，从东华门外向北，沿护城河外边进北上东门向北转，再进山左里门，到了煤山东北的观德殿前，然后下马，陪皇帝观看太监们练习骑射。有时崇祯的兴致来了，不但自己射箭，也命他们二人射箭。他们认为这是皇上的“殊恩”，在射箭后总要叩头谢恩。可是今晚不是平时。当听见太监传呼他们进殿以后，他们一边往里走，一边两腿打颤，脸色灰白。进入暖阁，在皇上面前叩了头，等候上谕。崇祯神色凄然，命他们平身，赐坐，然后说道：“朕平日在诸皇亲中对你们二人最为器重，因限于祖宗制度，不许皇亲实授官职，以杜前代外戚干政之弊。今日国事不同平日，所以要破除旧制，召你们进宫来，委以重任。”两位年轻皇亲因为从皇帝手谕中已经明白召他们进宫来所为何事，所以听了这话后就站起来说：“请陛下明谕。”崇祯接着说道：“逆贼进入外城的人数，想来还不会很多。朕打算出城‘亲征’，与贼决一死战，如荷祖宗之灵，逢凶化吉，杀出重围，国家事尚有可为。二卿速将家丁纠合起来，今夜随朕出城巷战如何？”新乐侯刘文炳重新跪下，哽咽说道：“皇上！我朝祖宗制度极严，皇亲国戚不许多蓄家奴，更不许蓄养家丁①臣与驸马都尉两家，连男女老弱在内，合起来不过二三百个家奴，粗明武艺的更是寥寥无几……”①家丁——家丁也是奴仆，但与一般奴仆不同。这是从奴仆中挑选的青所男仆，训练武艺，组成保护本人的武装力量。崇祯的心头一凉，两手轻轻颤抖，注视着新乐侯，等他将话说完。新乐侯继续说道：“臣与驸马都尉两家，纵然挑选出四五十名年轻体壮奴仆，并未练过武艺，加上数百内臣，如何能够保护皇上出城？纵然这数百人全是武艺高强的精兵，也因人数太少，不能保护是上在悍贼千军万马中杀开一条血路，破围出走。这些内臣和奴仆，从未经过阵仗，见过敌人。臣恐怕一出城门，他们必将惊慌四散，逃不及的便被杀或投降。”崇祯出了一身冷汗，不知不觉地将右手攥紧又松开，听新乐侯接着说道：“臣愿为陛下尽忠效命，不惧肝脑涂地，但恐陛下‘亲征’失利，臣死后将成为千古罪人。”崇祯已经清醒，不觉长叹一声。他后悔自己一味想着破围出走，把天大的困难都不去想，甚至连“皇亲不许多蓄家奴”，更不许“豢养家丁”这两条“祖制”也忘了。他忽然明白自己这一大阵想人非非，实际就

是张皇失措。他向驸马都尉悲声问道：“巩永固，你有什么意见？”巩永固跪在地上哭着说道：“倘若皇上在半个月前离京，还不算迟。如今外城已破，内城陷于重围，四郊敌骑充斥，断难走出城门一步，望陛下三思！”崇祯只是落泪，只是悔恨，没有做声。刘文炳接着说道：“十天以前，逆贼尚在居庸关外很远。天津巡抚冯元彪特遣其子愷章来京呈递密奏，劝皇上驾幸天津，由海道前往南京。愷章是户部尚书冯元颯的亲侄儿，就在他的家中，可是冯元颯不敢代递，内阁诸辅臣不敢代递，连四朝老臣。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也不敢代递。愷章于本月初三日来到北京，直到逆贼破了居庸关后才哭着离京，驰回天津。当时……”崇祯说：“此事，直到昨天，李邦华才对联提到。南幸良机一失，无可挽回！”“当时如皇上采纳天津巡抚之请，借三宫与重臣离京，前往天津，何有今日！”崇祯痛心地说：“朕临朝十七载，日夜求治，不敢懈怠，不料亡国于君臣壅塞！”刘文炳平时留心国事，喜与士人往来，对朝廷弊端本有许多意见，只是身为皇上至亲，谨遵祖制，不敢说一句干预朝政的话。如今亡国在即，不惟皇上要身殉社稷，他自己全家也都要死。在万分悲痛中他大胆说道：“陛下，国家将亡，臣全家也将为皇上尽节。此是最后一次君臣相对，请容臣说出几句直言。只是这话，如今说出来已经晚了。”“你不妨直说。”刘文炳含泪说道：“我朝自洪武以来，君位之尊，远迈汉、唐与两宋。此为三纲中‘君为臣纲’不易之理，亦为百代必至之势。然而君威日隆，君臣间壅塞必生。魏征在唐太宗前敢犯颜直谏，面折廷争，遂有贞观之治。这种君臣毫无壅塞之情，近世少有。陛下虽有图治之心，然无纳谏之量，往往对臣下太严，十七年来大臣中因言论忤旨，遭受廷杖、贬斥、赐死之祸者屡屡。臣工上朝，一见皇上动问，战栗失色。如此安能不上下壅塞？陛下以英明之主，自处于孤立之境，致有今日天崩地诉之祸！陛下啊……”崇祯从来没听到皇亲中有人敢对他如此说话，很不顺耳，但此时即将亡国，身死，族灭，他没有动怒，等待他的表兄哭了几声之后将话说完。刘文炳以袍袖拭泪，接着说：“李邦华与李明睿都是江西同乡，他们原来都主张皇上迁往南京，以避贼锋，再谋恢复。当李自成尚在山西时，南迁实为明智之策。然因皇上讳言南迁，李邦华遂改为送太子去南京而皇上坐镇北京。此是亡国下策。李明睿在朝中资望甚浅，独主张皇上南迁，所以重臣们不敢响应。皇上一经言官反对，便不许再有南迁之议，遂使一盘活棋变成了死棋，遗恨千秋。李自成才过大同，离居庸关尚远，天津巡抚具密疏请皇上速幸天津，乘海船南下，并说他将身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驾。当时如采纳津抚冯元彪之议，国家必不会亡，皇上必不会身殉社稷。朝廷上下壅塞之祸，从来没人敢说，遂有今日！臣此刻所言，已经恨晚，无救于大局。古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请皇上恕臣哀鸣之罪！”崇祯在此时已经完全头脑清醒，长叹一声，流着眼泪说道：“自古天子蒙尘，离开京城，艰难复国，并不少见，唐代即有两次。今日朕虽欲蒙尘而不可得了！天之待朕，何以如此之酷？……”说着，他忍不住放声痛哭。两位年轻皇亲也伏地痛哭，声闻殿外。几个在乾清宫中较有头面的太监和乾清宫的宫女头儿魏清慧，因为国亡在即，不再遵守不许窃听之制，此刻屏息地散立在窗外窃听，暗暗流泪。从西城和北城上陆续地传来炮声，但是炮声无力，没有惊起来宫中的宿鸦。这炮是守城的人们为着欺骗宫中，从城上向城外打的空炮，以表示他们认真对敌。哭过一阵，崇祯叹息一声，向他们问道：“倘若不是诸臣空谈误国，朕在半月前携宫眷前往南京，可以平安离京么？”刘文炳说：“倘若皇上在半月前离京，臣敢言万无一失。”巩永固也说道：“纵然皇上在五天前离京，贼兵尚在居庸关外，也会平安无事。”崇祯问：“五大前还来得及？”刘文炳说：“天津卫距京师只有二百余里，只要到天津，就不愁到南京了。”崇祯又一次思想糊涂了，用责备的口气问道：“当时朝廷上对南迁事议论不决，你们何以不言？”刘文炳冷静地回答说：“臣已说过，祖宗家法甚严，不许外戚干预朝政。臣等恪遵祖制，故不敢冒昧进言，那时臣等倘若违背祖制，建议南迁，皇上定然也不许臣等说话！”崇祯悔恨地说：“祖制！家法！没料到朕十七年敬天法祖，竟有今日亡国之祸！”崇祯忍不住又呜咽起来。两位皇亲伏在地上流泪。过了片刻，崇祯忽然说道：“朕志决矣！”刘文炳问：“陛下如何决定？”“朕决定在宫中自尽，身殉社稷，再也不作他想！”刘文炳哽咽说：“皇上殉社稷，臣将阖家殉皇上，决不苟且偷生。”崇祯想到了他的外祖母，心中一动，问：“瀛国夫人如何？”提到祖母，刘文炳忍不住痛哭起来，然后边哭边说：“瀛国夫人今年整寿八十，不意遭此天崩地诉之变，许多话都不敢对她明说。自从孝纯皇太后①进宫以后，瀛国夫人因思女心切，不能见面，常常哭泣。后来知道陛下诞生，瀛国夫人才稍展愁眉。不久惊闻孝纯皇太后突然归天，瀛国夫人悲痛万分，又担心大祸临头，日夜忧愁，不断痛哭，大病多日。如此过了十年，陛下封为信王……”刘文炳忽然后悔，想到此是何时，为什么要说此闲话？于是他突然而止，伏地痛哭。①孝纯皇太后——崇祯的生母刘氏，入宫后封为淑女。当时崇祯的父亲尚是太子，她在太子的群妾中名位较低，并不受宠。不久，惹怒崇祯的父亲，受谴责而死，可能是自尽，在宫中保密。后来崇祯长成少年，封为信王，她才被追封为妃。到崇祯即位，上尊谥为孝纯皇太后，其母受封为瀛国夫人。崇祯哽咽说：“你说下去，说下去。瀛国夫人年已八十，遇此亡国惨变，可以不必为国自尽。”刘文炳接着说：“臣已与家人决定，今夜将瀛国夫人托付可靠之人，照料她安度余年。臣母及全家男女老幼，都要在贼兵进城之时，登楼自焚。臣有一妹嫁到武清侯家，出嫁一年夫死，今日臣母已差人将她接回，以便母女相守而死。”崇祯含泪点头，随即看着巩永固问道：“卿将如何厝置公主灵柩？”巩永固说：“公主①灵柩尚停在大厅正间，未曾殡葬。臣已命奴仆辈在大厅前后堆积了柴草。一旦流贼入城，臣立即率全家人进入大厅，命

仆人点着柴草，死在公主灵柩周围。”①公主——崇祯的同父异母妹，巩水固之妻。崇祯凄然问道：“公主有五个儿女，年纪尚幼，如何能够使他们逃生？”巩水固淌着泪说：“公主的子女都是大明天子的外甥，决不能令他们死于贼手。贼兵一已进城，臣即将五个幼小子女绑在公主的灵柩旁边，然后命家奴点火，与臣同死于公主之旁。”崇祯又一阵心中刺疼，不禁以袖掩面，呜咽出声。刘文炳说道：“事已至此，请皇上不必悲伤，还请速作焚毁宫殿准备，到时候皇上偕宫眷慷慨赴火，以殉社稷，使千秋后世知皇上为英烈之主。”崇祯对于自己如何身殉社稷和宫眷们如何尽节，他心中已有主意，但现在不愿说出。他赞成两位有声望的皇亲全家自焚尽节，点点头说：“好！不愧是皇家至亲！朕不负社稷，不负二祖列宗，卿等不负国恩，我君臣们将相见于地下……”天上乌云更浓，月色更暗，不见星光。冷风吹过房檐，铁马叮咚。偶尔从城头上传来空炮声，表明内臣和兵民们仍在守城。今夜，紫禁城中没人睡觉，都在等待着敌人破城，等待着皇上可能下旨在宫中放火，等待着死亡。曾经下了一阵零星微雨，此时又止住了。整个紫禁城笼罩着愁云惨雾。刘文炳抬起头来说：“皇上！事已至此，请恕臣直言，恕臣直言。”崇祯猜想到他要说什么，说道：“朕殉国之志已决，不再有出城之想，你有何话，赶快直说！”“陛下！……万一，万一内城失守，皇上应当焚毁宗庙，焚毁三大殿，焚毁乾清宫。臣等望见宫中起火，知道皇上殉国，即跟着举家自焚，以报皇上厚恩。”崇祯点点头说：“卿等放心。朕非懦弱之主，决不会落人逆贼之手。已经二更了，城破在即，卿等快回去吧！快出宫吧！”两位皇亲叩头离开以后，崇祯在乾清宫的暖阁中又坐了一阵，默默地想着心事。如今最后一次要逃出城去的念头已经破灭了，剩下的心事只有三件：一是他自己如何自尽殉国。二是宫眷们如何发落，不能使他们落人“逆贼”之手，有辱国体。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二皇亲建议他在宫中举火自焚，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既死得壮烈，也不使“贼人”戮辱他的尸首，然而他还有别的死法，而且主意已定，但因为做皇帝养成的习惯，此刻他不愿对任何人吐露真情。关于第二个问题，三天来他不断在心中考虑，已经下了狠心，但不到最后时刻他不肯宣布他的决定。还有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使他的三个儿子逃出宫中，尤其是应该使太子活下去，以后好恢复江山。他此刻已经既没有逃生的幻想，也不再对自尽怀着恐惧，可以比较冷静地进行思考，大有“视死如归”的心态。忠心的吴祥，因在窗外听到二位皇亲向皇上建议在宫中举火自焚，皇上并没有说不同意。他想焚烧乾清宫和三大殿必须先准备好许多干柴，到临时就来不及了。他走进暖阁，跪在崇祯面前，本来想问一问是否命内臣们立刻就准备柴禾，但是不敢直问，胆怯地问道：“皇爷，事急了，有何吩咐？”崇祯问道：“王承恩现在何处？”“他在乾清门伺候。”“王德化和曹化淳来了么？”“奴婢差内臣飞马去城上传旨，叫他们速速进宫。找了几个地方，没有找到他们，请皇爷恕奴婢死罪，看来他们都躲起来了。”崇祯恨恨将脚一顿，骂道：“该死！”又说：“牵御马伺候！告诉王承恩准备出宫！”吴祥吓了一跳：“如今出宫去要往何处？”但是不敢多问，立刻叩头退出，照皇上的吩咐传旨。他知道皇上已经死了逃出城去的一条心，决定自焚。他心中焦急的是，事前不准备好许多干柴，一旦要焚毁乾清宫和三大殿就来不及了！崇祯走出乾清宫，对一个内臣吩咐：“将朕的三眼镜①装好弹药！”然后由一个小答应提着宫灯，绕过乾清宫的东山墙，向养德斋走去。①三眼镜——明代火器，较大的称为炮，较小的称为镜。三眼镜是一种很小的火器，有一个大约二尺长的柄，上端有三个铁的铁筒，都可以从前口装药和铁子，从后边点燃火线。乾清宫的宫女们都知道李自成的人马已经破了外城，就要攻破内城，皇上不是自尽，便是被杀。想着她们自己一定将被奸淫或者杀戮，大祸就在眼前，分成几团，相对流泪和哭泣。只有魏清慧没有同她们在一起哭泣。她刚才跟着乾清宫两三个头面太监悄悄地站立在贴近东暖阁的窗外窃听。当二位皇亲从乾清宫退出时，她暂时躲进一处黑影里；后来吴祥进到暖阁中向皇上请旨，她又站到窗外，所以皇上在亡国前的动静，她较所有的宫女都清楚。当崇祯从暖阁中出来时，她赶快脚步轻轻地走回乾清宫的后边，先告诉别的宫女：“姐妹们，皇上要回养德斋，都不要再哭了。”然后她回到养德斋的门口，恭候圣驾。崇祯的心绪慌乱，面色惨白，既想着自己的死，也想着许多宫眷、太子和二王的生死问题。他由魏清慧迎接，回到养德斋，颓然坐到龙椅上，略微喘气，向这个居住了十七年的地方打量一眼，不觉叹了一口气。魏清慧赶快跪到他的面前，用战栗的低声说道：“国家之有今日，不是皇上之过，都是群臣之罪。奴婢和乾清宫的众都人受皇爷深思，决不等待受辱。皇爷一旦在乾清宫中举火，奴婢等都愿赴火而死，以报皇恩！”崇祯的心中一动，想道：“莫非她窃听了朕与二位皇亲的密谈？”倘若在平时，他一定会进行追问，严加处分，但是此刻即将亡国，他无心理会窃听的事，对魏清慧说道：“为朕换一双旧的靴子！”魏清慧赶快找来了一双穿旧的靴子，跪下去替他换上。崇祯突然站起身来，又吩咐说：“将朕的宝剑取来！”魏清慧赶快取下挂在墙上的御用宝剑，用长袖拂去了剑鞘上的轻尘。她自己从来没有玩弄过刀剑，也不曾留意刀剑应挂在什么地方，在心慌意乱中她站到皇上的右边，将宝剑往丝绦上系，忽听皇上怒斥道：“左边！”她恍然明白，赶快转到皇帝的左侧，将宝剑牢牢地系在丝绦上。崇祯看了魏宫人一眼，看见她哭得红肿了的双眼和憔悴的面容，想着连宫眷们也跟着遭殃，不禁心中一酸，悲伤地小声说道：“朕还要回来的！”随即大踏步往乾清宫的前边走去。王承恩在丹墀上恭候。他已经问过吴祥，知道皇上听从了两皇亲之劝，打消了出城之念。他原来决定伏地苦谏，这时也不提了。吴祥猜到皇上只是想在亡

国前看一看北京情况，为防备城中突然起变故，所以要多带内臣，以便平安回到宫中，举火自焚。他也挑选了乾清宫中参加过内操的年轻太监大约三十余人，各带刀剑，肃立在丹墀下边。他自己留在丹墀上，站在王承恩的身旁，崇祯向王承恩问道：“人都准备好了？”

王承恩回答：“回皇爷，都遵旨在承天门外等候，连同奴婢手下的内臣，共约三百五十余人。又从御马监牵来了战马。”吴祥接着说道：“启奏陛下，乾清宫中前年参加过内操的年轻太监也有三十余人，都在丹墀下边等候扈驾！”“乾清宫的内臣们留下，不要离宫。”吴祥说：“皇上出宫，奴婢们理应扈从。”崇祯点头示意吴祥趋前一步，小声说道：“朕还要回宫来的。乾清宫的内臣们一出去，宫女们不知情况，必然大乱；乾清宫一乱，各宫院都会跟着大乱。你留下，率领内臣们严守本宫，等朕回来。”吴祥跪着说：“请恕奴婢死罪！要为乾清宫准备柴草么？”崇祯迟疑片刻，在心中说道：“都是想着朕应该举火自焚，唉，只有魏清慧知道朕的噩梦！”

他没有回答吴祥的话，对王承恩说道：“我们走吧！”崇祯的御马吉良乘早已被牵在乾清门外等候。一个小太监搬来朱漆马凳。崇祯上了七宝搂金雕鞍，一个长随太监替他牵马，绕过三大殿，又过了皇极门，在内金水河南边驻马，稍停片刻。他回头看了一阵，想着这一片祖宗留下的巍峨宫殿和雕栏玉砌，只有天上才有，转眼间将不再是他的了，心中猛然感到刺痛，眼泪也夺眶而出。要放火烧毁么？他的心中迟疑，下不了这样狠心，随即勒转马头，继续前行。崇祯只有王承恩跟随，一个太监牵马，在十七年的皇帝生涯中从来没有如此走过夜路。他孤孤单单地走出午门，走过了两边朝房空荡荡和暗沉沉的院落，走出了端门，又到了大致同样的一进院落。这一进院落不同的是，在端门和承天门之间虽然也有东西排房，但中间断了，建了两座大门，东边的通往太庙，西边的通往社稷。崇祯在马上忍不住向左右望望，想着自己辛辛苦苦经营天下十七年，朝乾夕惕，从没有怠于政事，竟然落到今日下场：宗庙不保，社稷失守！他又一次滚出眼泪，在心中连声悲呼：“苍天！苍天！”崇祯满怀凄怆，骑马出了承天门，过了金水桥，停顿片刻，泪眼四顾。三四百内臣牵着马，等候吩咐。王承恩明白崇祯的心绪已经乱了，出宫来无处可去，大胆地向他问道：“皇上，要往何处？”崇祯叹息说：“往正阳门去！”

王承恩猛吃一惊，赶快谏道：“皇爷，正阳门决不能开，圣驾决不能出城一步！”“朕不要出城。朕为一国之主，只想知道贼兵进人外城，如何放火，如何杀戮朕的子民。你们随朕上城头看看！”王承恩命三四百名太监立即上马，前后左右护驾，簇拥着崇祯穿过千步廊，走出大明门，来到棋盘街。前边就是关闭着的正阳门，瓮城外就是敌人，再往何处？王承恩望望皇上，等待吩咐。正在这当儿，守城的太监们在昏暗的夜色中看见棋盘街灯笼零乱，人马拥挤，以为是宫中出了变故，大为惊慌，向下喝问何事。下边答话后，城上听不清楚。守城的太监中有人声音紧张地大叫：“放箭！放箭！赶快放箭！皇城里有变了，赶快放箭！”又有人喊：“快放火器！把炮口转过来，往下开炮！”在棋盘街上有人向城上大喊：“不许放箭！不许放炮！是提督王老爷到此，不是别人！”城上人问：“什么？什么？到底是谁？”王承恩勒马向前，仰头望着城上，用威严的声音说道：“是我！我是钦命京营提督，司礼监的王老爷。是圣驾来到，不必惊慌！”城头上一听说是圣驾来到，登时寂静。没有人敢探头下望，没有人再敢做声，只有从远处传来的稀疏柝声。在城头上昏暗的夜色中但见一根高杆上悬着三只白灯笼，说明军情已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刻。一天来，崇祯的精神状态是一会儿惊慌迷乱，一会儿视死如归，刚才他离开宫院和紫禁城，被深夜的冷风一吹，头脑已经清醒许多。此刻他立马在棋盘街上，因城上要向下射箭打炮，他心中猛然一惊，心态更加冷静了。停了片刻，他完全清醒过来，心中自问：“如此人心惊疑时候，朕为何要来这里？”他明白，他原是打算登上城头，看一眼外城情况。可是他忽然明白，已经到了此时，内城即将不守，自己的命已不保，社稷不保，他到城头上看看贼兵在外城杀人放火，已经无济于事了。“唉！”他心中叹息说，“眼下有多少紧急大事待朕处理，一刻也不能耽误！不能耽误！……回回宫，赶快回宫！”此时，三四百人马拥挤在棋盘街，十分混乱。王承恩知道皇上急于回宫，到他的面前说：“请皇爷随奴婢来，从东边绕过去！事不宜迟！”崇祯随即跟着王承恩，在太监们的簇拥中由棋盘街向东转取道白家巷回宫。白家巷的南口连着东江米胡同的西口，有一座栅栏。在进人栅栏时，他忽然驻马，伤心地回头向正阳门城头望望，才望见城头上悬起来三只白灯笼。其实，这三只白灯笼早已悬挂在一根高杆上，只是崇祯和他周围的太监们刚才拥挤在棋盘街，站立的角度不对，所以都没看见，现在才看清了。原来事前规定，当“贼兵”向外城进攻紧急时，挂出一只白灯笼；开始攻人外城，挂出两只白灯笼；已经有大批人马进人外城，到了前门外大街，接近瓮城，立刻挂出三只白灯笼。现在崇祯望见这三只白灯笼，突然瘫软在马鞍上，浑身冒出冷汗。他赶快用战栗的左手抱紧马鞍，而三眼镜从他的右手落到地上。替他牵马的太监弯身从地上拾起三眼镜，双手捧呈给他，但他摇摇头，不再要了。出了白家巷，来到东长安街的大街上，往西可以走进长安左门，进承天门回宫；往东向北转，可以去朝阳门。王承恩向他问道：“陛下还去何处？”崇祯的神智更加混乱，只想着敌人何时攻入内城，他应该如何殉国，宫眷们应该如何处置，太子和二王如何逃生……他神智混乱中还在幻想着吴三桂的救兵突然从东方来到，所以漫然回答说：“往朝阳门！”向朝阳门的方向走了一段路程，前面路北边出现了一座十分壮观的第宅，崇祯问道：“这是何处？”一个太监回答：“启禀皇爷，此系成国公①府。”①成国公——朱勇是明成祖的开国功臣，封为成国公，永乐四年卒于军中，世袭至最后一代成国公名朱纯臣，甲申三月降李自成，随后被杀。崇祯说：“叫成国公出来！”三四百人停止在成国公府门前的

东西两座石牌坊之间，有一个太监下马，去叫成国公府的大门，里边有人问：“是谁叫门？有何要事？”太监回答：“是钦命京营提督，司礼监王老爷有事拜见国公。”门内声音：“国公爷在金鱼胡同李侯爷府赴宴未回，请王老爷改日来吧！”叫门的太监回来对王承恩说：“内相老爷，今晚不会有谁设筵请客。朱国公一定在府。只是朱府的人害怕您是为捐助军饷而来，所以托词回绝。我告诉他说是圣驾到此好么？”崇祯轻声说：“见他也是无用，回宫去吧！”在走往承天门的路上，崇祯对王承恩伤心地说道：“从朱勇封国公，至今世袭了两百三十多年，与国家休戚相共，今夜竟然连朕身边的秉笔太监也不肯见，实实令人痛恨！”快走到长安左门的时候，崇祯经过这一阵对自己的折腾，头脑完全清醒了。如今已经三更以后，他需要赶快处置宫中的大事和准备身殉社稷了。他在东长安街心暂时停下，告诉王承恩，传谕内臣们不必进宫，各自回家。当这三四百名年轻的太监们纷纷离开以后，崇祯的身边只剩下秉笔太监王承恩，另外还有一个是替他牵马的乾清宫的答应，一个是王承恩的亲随太监。寂静的十里长街，突然间只剩下这孤单单的君臣四人，使崇祯不由得胆颤心惊。他暂时驻马的地方，南边的是左公生门，北边隔红墙就是太庙。他向西南望一望前门城头，三只白灯笼在冷风中微微飘动。他又看一看红墙里边，太庙院中的高大松柏黑森森的，偶尔有栖在树上的白鹤从梦中乍然被炮声惊醒，带着睡意地低叫几声。崇祯对王承恩说：“朕要回宫，你也回家去吧。”王承恩说：“奴婢昨日已经辞别了母亲。陛下殉社稷，奴婢殉主，义之正也，奴婢决不会偷生人间！”崇祯今天常常愤恨地思忖着一件事：前朝古代，帝王身殉社稷时候，常有许多从死之臣，可恨他在亡国时候，竟没有一个忠义之臣进宫来随他殉国！他平日知道王承恩十分忠贞，此时听了王承恩的话，使他的心中感动。他定睛看看王承恩，抑制着心中的汹涌感情，仍然不失他的皇帝身份，点点头说：“很好，毕竟不忘朕豢养之恩，比许多读书出身的文臣强多了！”王承恩遵照紫禁城中除皇帝外任何人不能骑马的“祖制”，到了长安左门外边的下马碑处，赶快下马，将马匹交给亲随的太监牵走，他步行跟在崇祯的马后进宫。他猜不透也不敢问，皇上到底是要在乾清宫举火自焚还是自缢。当走进皇极门的东角门（即宏政门）时，他看见皇极殿就在眼前，绕过三大殿就是乾清宫了，王承恩胆怯地问道：“皇爷，时间不多，要不要命内臣们赶快向三大殿和乾清宫搬来干柴？”崇祯又一次浑身一震，停住吉良乘，回头看看王承恩，跟着又一次下了决心，回答说：“朕从昨天就有了主张，不必多问！”王承恩不敢再问，只是心中十分焦急，只怕一已贼兵进入内城，皇上要从容自尽就来不及了。他已经看出来王德化与曹化淳已经变心，同杜勋有了密议。到了约定时候，内城九门会同时打开，放进贼兵。他不仅担心皇上会来不及从容殉国，而且宫中还有皇后、皇贵妃、太子、永定二王、公主、众多宫眷……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